

羣衆

第五卷

第五期

一九五〇年



東北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林彪將軍

目 要

- 十五天休戰以後
- 林彪將軍談話
- 陳毅將軍談話
- 鄧穎超招待外國記者
- 時評四則
- 從物價的奇蹟說起

社論 十五天休戰以後

大家努力爭取到的休戰十五天，很快的就過去了！每個人頭上的問題是，十五天過了，今後怎樣呢？暫時的休戰能否成爲長期停戰，實現永久和平呢？怎樣才能實現長期停戰，永久和平呢？

十五天過去了，回顧這十五天中，人民會盡了最大的努力，表示了對長期和平的願望，對內戰的憎恨！在這裏，不分階層，不分職業，真是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南西北，一致的喊出了「我們反對內戰，我們需要永久和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親歷的經驗是苦痛的。人民知道，是內戰使我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降低，是內戰使國家的主權又復一塊塊的淪入外人之手；是內戰使民族工業繼續破產，頹於崩潰，是內戰使全國一切交通停頓，受着封鎖，是內戰使幾萬萬農民還要負擔一徵一借帶公糧的重荷，還要負擔有增無已的苛雜；是內戰使本應復員的國民黨軍隊，還要去屠殺自己的弟兄，在自相殘殺中犧牲；是內戰使工人失業，生活達到死亡的水平；是內戰使後方的公教人員、學生、工人沒有交通工具還鄉。人民不僅用文字和口頭表示，也用行動抗議內戰，爭取和平的實現。上海工人罷工，浙江、江蘇等地教授們的罷教，某些地方農民的抗爭，雖然起因於要求生活之改善，但都歸結到內戰的延綿。至於杭州數千學生的大遊行，上海學生界正在進行的反內戰運動，和東北國民黨軍如一八四師的反內戰起義，更是意義甚大。

然而，國民黨好戰份子，是反對人民的，是反對和平的。他們和人民的和平願望相反，正在用種種的表示，種種的反動措施，來瘋狂的準備擴大全國的內戰。東北行營成了東北內戰的指揮部，國防部成了全國內戰的大本營，抗日戰事結束了已有十個月，但是，軍費仍是國民黨政府的主要開支。今年預算二萬五千億，到今年五月，軍費已開支了一萬五千億了。十五天的休戰，看見的是國民黨好戰份子的猖狂。這時期舉行的軍事會議，財政收支會

議，是內戰的軍事和軍需的準備工作。加緊實行警管制，加緊壓迫言論自由，如禁止英文新華週刊，取締羣衆週刊，準備封閉民主、文萃、周報、晨報及人民世紀，對上海幾家比較能替人民說話的報紙，施以壓力，就是要使人民再沒有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喉舌。國民黨一方面壓迫言論自由，一方面却展開了宣傳攻勢，散佈中共部隊進攻青島濟南等地的謠言，作爲他們還大軍前往，部署內戰的烟幕，同時想藉着青島危急的謠言，把美國拖進內戰的漩渦。近來，又有意散佈局勢緩和的空氣，掩飾了當前的嚴重局勢，煽動人民。以便把內戰責任推到中共身上去。實際上，十五天來，國民黨在積極做全國內戰的佈置和動員，其負責當局最近且揚言六個月內便可以武力解決中共部隊。正是因爲國民黨的內戰決策已定，他們對國共談判，亦完全採取了與此相適應的政策。儘管中共爲了和平，一再讓步，儘管民盟等爲和平而奮勇奔走，國民黨方面却想盡方法使協議不能有成。如已見報載的交通問題，中共與美方意見本已接近，但因國民黨之阻撓，使協議無法馬上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別的問題上，也沒有認真「解決問題」的意向。甚且爲想把美國拖進內戰，不惜拱送所謂「最後決定權」。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十五天來的局勢，絲毫未見改善，而在經過十五天的部署，動員和壓迫人民自由之後，在杜魯門總統宣佈繼續以租借法物資援助國民黨政府後，局勢比十五天前更嚴重了，全國內戰的危機，已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國民黨不顧人民的要求，不顧當前的嚴重經濟危機，不顧民族的前途，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決心擴大內戰，對民族對人民一點也不負責任，似乎非把人民毀滅在內戰中不甘心。我們共產黨人却是向人民和民族負責的，所以，不管國民黨好戰份子用什麼陰謀來破壞談判，破壞和平，共產黨人總不放鬆任何可以談判停戰爭取和平的機會。十五天來，中國共產黨就是以一「使暫時的休戰成爲長期的停戰」爲目標，一再退讓，務期有成。只要是爲了和平，只要是不違背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惜做最重大的讓步，事實上也是讓

樣做了。人民的要求，中國共產黨的讓步，都未能改變國民黨好戰份子的內戰政策，美國主戰派的援助，更助長了他們的兇殘。今天局勢嚴重的造成，當然完全由國民黨好戰份子負責。然而，我們絕不因此而灰心氣餒，且應從此加倍努力，反對內戰，阻遏好戰者的兇殘，予好戰者以打擊，以爭取和平之實現。只要全國人民積極奮起，團結一致，表現出不可摧毀的力量，向着一個方向去努力，則仍可能挽救當前極端嚴重的局勢。

我們以為今天實現和平的唯一途徑，就是要求國民黨政府，切實執行一月十日停戰協定，三月廿七日東北停戰協定，實現政協決議，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及三人會議，解決政治軍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認真恢復協商的辦法，解決國是。也只有這樣，才足以表示國民黨尚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一切的一切，又都以停止一切衝突為前提。大家都認為休戰十五天是有時間有地區的限制的休戰，在短期內商談三項問題，是難以有結果的。所以，我們主張，十五天休戰之後，國民黨如果還顧到人民的和平願望，就要做到不分割內閣外，沒有時間限制，停止一切衝突，靜候調處。在全面的無條件的停戰後，便可以在和平的空氣中進行協商和談判。

我們確信，在全國人民督促和監督之下，在全面的無條件的停戰的和平空氣中，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是可以有偉大成就的。國內的問題，我們自己能够解決。如果國共間的爭端，能够因友邦的調解而更順利更迅速的解決的話，人民也不會拒絕。要使友邦的調解有助於國共的談判，便只有嚴格的依照杜魯門總統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對蘇政策的聲明，和十二月廿七日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公告行事。

杜魯門總統在他的聲明裏，確定了友邦調解中國問題的原則。他說：

「美國久已保守主權國家內部事件，應統由那裏的人民負責處理的原則。」

「美國的支持不至發展為軍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國任何內戰的發展。」

「爲了能完成全中國復歸於中國有效的控制，包括立即撤退日軍在內，國民政府軍隊，與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各種意見不同的武裝力量間，應即設法停止敵對行動。」

「應召集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國會議，籌劃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的辦法，一種足以達成中國的團結的辦法。」

「美國堅強地主張，中國各重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國會議，應該對於這些政治力量在中國國民政府中，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權的辦法，成立協議。」

三國外長會議公告中說：

「他們（三國外長）一致認為：必須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必須由民主份子廣泛參加國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門，並且必須停止內爭。他們重新確認：他們對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信守不渝。」

總之，今天實現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在全國全面的無條件停戰的前提下，用民主協商的方式，解決政治和軍事問題。友邦的調解，應以尊重我國主權，不採任何軍事政治的干涉爲原則，以幫助達到停止內戰，實現民主的聯合政府爲目的。

止內戰，實現民主的聯合政府爲目的。

目錄

十五天休戰以後（社論）	
林彪將軍談話	
陳毅將軍談話	
鄧穎超招待外國記者	
解放區婦聯會電請當局速發護照	
鄧穎超致考東夫人電	
時評	
學生反內戰的怒潮（舒）瘋狂的行爲（兵）	
無理阻撓鄧穎超出國（翰）請讓出空房來（世）	
「最後決定權」與「仲裁權」（新華社）	
爲什麼還來不回家來	楊
最後決定權屬於人民	顧
飢餓線上的廣西（廣西通訊）	方
治黃區域巡邏	L. 羅
從物價的奇蹟說起（蘇魯紀行之一）	辛
美國鐵路罷工被鎮壓前後（美國通訊）	李
毀碑的故事（蘇北印象記）	張
依此類推	楊
新的檢査制度（密勒氏評論報社論）	子
百年後的上海	李
呼吸停止了爲什麼會死（生理講話）	淡
工人不要內戰	如
全市學生起來	
離不開恨內戰	
從看美國電影所感	李
劉興影、藝文短訊	
軍來信箱	
從荒和內戰分不開	吳
突擊總隊要求退伍	桑
和平建設是平抑米價的根本辦法	米
漫畫	商
大國良民	啓
民族工業在夾擊下	石
	東

林彪將軍談話

東北必須實現和平民主

反對法西斯獨裁專制

新華社記者於十五日赴某地訪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林將軍對記者所提問題答覆如下：

(問)：目前形勢如何？

(答)：自我軍爲求和平實現自動讓出長春後，國民黨反動派並未停止進攻；但佔領地區越大越多，他的兵力就越分散，而處處薄弱，形勢亦就更加不利。長春撤退後，我們在海城、朝陽鎮、鞍山、大石橋、黑石鎮、樺甸、蛟河附近等地，一共消滅了他五六個團，而我軍在四平街戰鬥後，却未被消滅一個連。國民黨反動派佔領一個空城，即造謠吹噓自己勝利，實際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其實戰爭勝利與否，不在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長。此次宣佈十五天停戰，是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內戰要求和和平的結果。但就國民黨反動派的企圖來說，可能是暫時無法進攻的停戰，是準備作新的進攻的停戰，目前在他們能打的局部地區，仍未放棄進攻。他們於日前佔領法庫後，九、十、十一、十二等日，還在蛟河等地轟炸與進攻。因此這次暫時停戰，在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可能是爲了鞏固佔領地，爲修復進攻所需之鐵路與公路，爲了鎮壓南軍隊的反內戰的起義。我們一向希望和平，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專制獨裁壓迫人民，以圖把東北變爲法西斯的統治地區，不尊重人民的意志，無視人民的力量，我們堅決反對，我們要使東北完成爲民主的東北。我們一再提出和平民主要求，願與國民黨在東北合作，但遭到拒絕。他們想以武裝消滅人民力量，我們不得不自衛。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已被消滅不少，如他們繼續打下去，反動力量會被消滅更多。但戰爭下去，對人民不利，爲了人民利益，我們任何時候都主張實現和平，只要國民黨軍不進攻，即可實現和平；否則只有待反動派無力繼續進攻時，才能實現和平。

(問)：一八四師起義的意義如何？

(答)：一八四師在雲南寺是主張民主反對獨裁的，此次被國民黨當局

鄧穎超招待外國記者

對出席世界婦聯執委會事發表談話

中共代表鄧穎超女士，於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在南京中共代表團辦事處招待外國記者，就準備出席本月廿七日將在巴黎舉行之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一事，發表談話如下：

我正在準備去巴黎赴會事宜，但在辦理出國手續中已遇到阻礙。當我向外交部及社會部交涉辦理出國手續時，社會部谷部長對我此次赴會曲解爲代表國家性質，故必須經行政院許可，和徵求中國其他婦女團體之意見，復謂去年中國婦女出席世界婦女大會事，政府方面無案可查，藉以拖延不決。他的三點理由，事實上都不能成立的。第一、去年十一月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成立了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有中國婦女臨時代表十人參加，是由中國駐法錢泰大使從留歐婦女中臨時選派的，其中有李佩、袁曉園、盧雲、激雲女士等。第二、解放區婦女當時以交通關係未能前去參加，但曾經委託當時在法出席國際勞工大會的解放區代表鄧發先生代表解放區婦聯向該會請求入會，蒙該會允准，并規定聯合會執委會名額中，中國應選五位正式委員，三位候補委員，當分配正式二名候補一名由中國解放區婦聯選出。此事在今春三月李佩女士返國後，在渝會商向蔣夫人及婦女團體作過報告，鄧發先生亦帶回該會給解放區婦女團體的誓面正式通知。我們即着手進行選舉，在四月，選出解放區婦聯會主任、中共中委蔡暢女士與我爲正式執委會，女作家丁玲爲候補執委，并立即向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報告。在五月初旬接獲該會來電邀約出席此次執委會，因此我此次出席是以該會執委會資格，而且是已經得到該會承認的。因

鄧穎超致

考東夫人電

巴黎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會長親愛的考東夫人并轉執行委員會的朋友們：中國政府已正式通知不允發給我出國的護照，因而我無法趕到巴黎出席執委會，其責任自應由中國政府負之。證明中國人民無自由，政治不民主，特向你們呼籲並表示遺憾！

鄧穎超六月廿日。

強迫調到關外進行內戰，是違背一八四師官兵意志的。故在海城戰鬥中，潘朔端將軍親率起義，這對那些內戰熱狂者，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從這裏可以充分看出國民黨當局所指揮下的部隊，有許多是不願內戰的。潘將軍等的起義，使被迫參加內戰的部隊，有了榜樣和出路，提高了我們堅決反對反動派擴大內戰行動的信心。如內戰繼續下去，這種起義還會更多，數量也會更多，可以變為結束內戰的一個因素。

(問)：民主聯軍武器情況如何？可否見告？

(答)：來源有三種：第一是日武器，日本在東北有許多倉庫遺留了武器，老百姓參加部隊也多帶槍來。第二種是美國武器，是從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繳獲進來的。第三是抗戰中從日本和偽軍手裏奪來的。因此與抗戰中不同的就是多了美國裝備，民主聯軍中有一些師和團就是美國裝備。

陳毅將軍談話

解散山東偽軍係迫於自衛

建議在青島派遣執行小組

據十五日由青島返京之郝汀上校談：此次在臨沂得晤陳毅將軍，當以山東各地衝突之事實如何為詢，承告以外間謠傳我軍攻青島，攻即墨，圍截斷青島水源等說，均非事實，純係國民黨方面別有用意之虛構。至德縣、泰安、大汶口、濰縣、周村、張店、膠縣等七處，則確有衝突。而此事之由來，實由於國民黨當局不斷增兵徐州，積極準備北上，並於五月中旬會攻佔我臨海路南之夏邑、蕭縣兩城，又強佔我安徽定遠縣為中心之淮南津浦路西廣大解放區，殘酷「清剿」；六月七日東北休戰後，又在路東強佔我來安，進窺天長，後在揚泰一帶屯集重兵，有大舉進攻蘇北解放區之勢，我山東蕪院新四軍隨屬一體，自無坐視不救之理。而須特為指出者，德縣、泰安、大汶口、濰縣、周村、張店、膠縣等地，並未駐有國民黨軍隊，只駐有偽軍。其駐德縣者為偽王金祥部，駐泰安為偽寧春霖部，大汶口為偽吳化文部，濰縣為偽王繼美部，周村為偽王視田部，張店為偽張景月部，膠縣為偽趙保元部。彼等過去憑藉敵寇勢力，無惡不作，山東人民恨之入骨。乃勝利以後，竟

此，我不是代表國家，亦不是代表全國婦女團體去出席該會，故徵求其他婦女團體意見當無必要。我是完全有理由而且有資格出席該會的，亦有權利取得出國護照的，目前距會期甚迫，能否取得護照尚不可知。我已電告該會，但如果我因不能取得護照以致不能如期出席該會，則在國際間勢必引起極不良影響，故我對出國事宜，仍在堅持努力奮鬥中。

(按)鄧穎超女士已於十一日午後接獲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會長考東女士致蔡暢女士回電稱：我們等候鄧穎超女士來此出席，并已電告南京社會部。

解放區婦聯會

電請當局速發護照

行政院院長宋、外交部長王、社會部長谷助鑒：頃接本會出席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執委會之執委鄧穎超女士電稱：向政府請求護照，至今尚未獲准，不勝駭異，查自去冬國際婦女聯合會召開代表大會，曾有政府駐法大使指定之代表團李佩等出席，今春該會通知解放區婦聯會稱：中國執委共八名，解放區應選出三名，五月復電令已選出之三執委出席該會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本屆執委會。且該會最近復電社會部備發護照，凡此皆為世界所共知，不料鄧穎超女士請求赴會，領取護照，竟拖延不決，殊為遺憾。揆之情理，政府應予允准，不宜留難，現會期已迫，懇請准予發給護照，無任盼禱。解放區婦女聯合會。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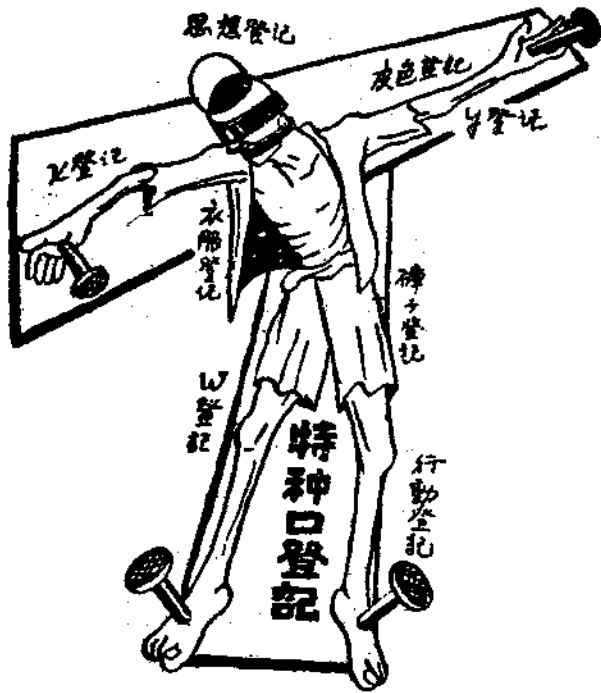
春荒	周而復著	八千元
我的旅伴	艾蕪著	一千元
播種者	沙汀著	一千元
腐蝕	茅盾著	一千六百元
戰地間諜的故事	雷生金仲華譯	一千元
從戰爭到和平	喬木著	二千五百元
一顆未出鎗的鎗彈	丁玲著	六百五十元
新都花絮	端木蕻良著	一千六百元
隨軍散記	沙汀著	一千五百元

華夏書店經售
上海陽明路三五二號
電話三五八一五

(歡迎外埠讀者購八折優待)

被國民黨全部收編，命為內戰先鋒。自一月十日停戰令後，該偽軍等毫不遵守協議，仍不斷向我解放區襲擾，進攻我軍之事，幾無日無之。所到之處，燒、殺、淫、掠，民衆不堪其苦。最近且有嚴擊我方小組代表，幾至喪命之事發生。凡此情形，我軍已不止一次向徐州、濟南各小組及北平軍調部提出抗議及備忘錄，要求制止，但迄今並未有一件獲得圓滿解決。近屆春收，各該偽軍又復結隊至解放區搶麥，民衆紛紛向我軍哭訴，要求除此巨害，我軍迫於不得已，遂採取自衛手段，將該偽軍等繳械。現在上述七處，戰事已於本月十二日全部結束，當地秩序迅已建立。溯自白崇禧將軍去華北巡視之後，國民黨當局即加緊空運軍隊至濟南，每日飛機運糧運彈五架之多，估計至今已增兵一萬以上。據報現在江西之第四軍與在越南之第五十三軍，亦有於短期內運來山東之消息。是則國民黨當局在山東佈置大舉進攻之企圖，已昭然若揭。我山東軍民爲了生存，斷不能坐以待斃。倘國民黨軍事當局仍繼續大事運兵增兵，并在山東、蘇皖及中原各地向我新四軍進攻，則我山東軍民只有被迫實行自衛，但此絕非我們所願。

最後陳將軍表示，德縣、泰安、嶧莊三處執行小組國民黨方面及美國方面代表，均在我軍保護下安全無恙。關於膠東一帶糾紛，彼建議在青島派一執行小組就近調處，並解決恢復交通問題。聞此項建議，彼已電達周恩來將軍轉三人會議考慮。



作民醫 ★ 民 良 國 大 ★

爲什麼瓊奈不回家來？

美國人民的撤兵要求

楊沁

美國兵士長駐在中國，中國人民並不歡迎。而他們又不能擅自約束，因此每天報上總可以看到這些少爺兵酗酒、鬥毆、汽車出事、侮辱婦女等等的報導。中國人民深知他們的苦衷，因爲他們不是自願留在中國的，他們背負了美國政府錯誤的政策，在大地生疏的異國裏寂寞地呻吟他們的心。而在他們的家鄉，多少的父母妻兒在渴望着他們的親人回去。這一個要求已成爲一支有力量的洪流，他們提出連日來美國海外駐軍的要求。這個工作以美國青年民主同盟做得最積極，下面所譯的是他們的宣言，從這裏可以看到美國民意的一斑。

爲什麼瓊奈不回家來？

因爲……

瓊奈在中國伸長了頭頸，接受幫助蔣介石的獨裁政權進行內戰的命令，想去打敗在北方的民主勢力。瓊奈在菲律賓，包圍菲律賓人民游擊隊，這批人民曾經幫助瓊奈對日本作戰，而瓊奈則幫助當地的吉斯林，這些人和東條現在一塊，而現在又重握政權了。

瓊奈駐在歐洲各要地，警戒當地的人民，他們正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治。

瓊奈不歡喜他所幹的一切。他打這仗仗爲了要擊潰法西斯主義，解放被壓迫的國家，讓自由的國家有機會在一起從事和平。他工作得很好，他應該回家了。

但是杜魯門總統和國務院有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要使美國統治世界，要驅使他們的人民。這就是「強硬政策」，獨佔原子彈，和強大海陸空軍的內情，杜魯門總統要代替三強的合作。

學生反內戰的怒潮

國民黨好戰份子繼續擴大內戰的結果，造成今天中國慘象空前的危局，戰火遍關內外，災荒及十九省，人民死亡枕藉，經濟瀕於崩潰，工人無工可做，農民不能耕種，士兵不能復員，公教人員囊不活家，……弄到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還要把航權，以及「最後決定權」等中國人的主權，拱手讓人，我們能說緊跟各地反內戰運動而起的六月十一日錢塘江畔掀起的學生反內戰怒潮，是偶然的嗎？

國事如此，有着光榮傳統的學生，決不會讓「黨化」和特務來阻止他們愛國的洪流。杭州全市大中學學生此次在新成立的學聯領導下，罷課三天，要求停戰，和平，實行四項諾言和政協決議，改善公教人員生活；反對借外債來打內戰，反對外國軍隊駐留中國；並且於十四日舉行了七千多人的大遊行，雖然軍警滿佈，特務監視，在遊行時大雨滂沱，遍身濕透，但他們仍然毫不退縮，這正是一種考驗，一種力量的表現，說明了他們爲了愛國，爲了民主，不怕一切的精神。他們呼籲全國同學一致響應。而六十五歲的馬寅初老教授和六十六歲清華中學王老先生，始終與同學們並肩前進，更是一個感人的場面。

內戰的擴大，已使他們無法繼續求學，龐大的預算中，教育經費只佔百分之四·七，而軍費却佔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對他們本身講，內戰也是毀滅教育的禍根。滬杭學生的反內戰運動，不是偶然的。滬市著名大學如聖約翰、復旦、交大、之江、大同以及十幾個專科和中等學校，都已經起來，有組織地進行反對內戰爭取和平運動，他們在上海學聯的領導之下，我們相信將展開強有力的鬥爭，與上海各界聯合起來，用人民的力量，去制止內戰。

昆明「一二·一」運動，對促成停戰與政治協商會議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次十五天的停戰已經滿期，從一切事實表明了好戰派是沒有和平的誠意；雖然延期八天，這時間是太短促了，全國人民立即起來用實際的行動和力量來永久終止內戰已是刻不容緩，而滬杭各地學生的反內戰的怒潮，將成爲全國人民反內戰運動中一個堅強的力量。（舒）

因此他們把瓊奈留在世界各地，干涉自由人民的事件，對我們的同盟國強硬，而不對我們的敵人強硬。這就是爲什麼瓊奈還不回家的理由。因爲……

政府把船隻交給荷蘭和英國，使他們可以運輸用美國租借法案軍火的英軍去打敗印度尼西亞人民。這就是爲什麼金斯保英勝利號輪，和溫乞斯特勝利號輪不載美國兵士回家的理由。

政府以各種方法，使瓊奈在全世界參加對於人民的戰爭，這個世界相信自由是值得需要的。

這樣便使瓊奈牽進了在五大洲「強硬」的政策之中。如果杜魯門總統和國務院要統治世界，那是因爲我們那些嗜利的獨佔份子要搶佔市場，原料，和所有的殖民地。而自由獨立的國家對於這種政策是個障礙。

因此我們從瓊奈那兒搶走了運輸輪隻，把它們交給荷蘭和英國人去阻止印度尼西亞、越南成爲自由和獨立的國家。這就是爲什麼瓊奈還不回家的理由。因爲……

無數的噸位可以迅速送千萬美國兵士回家的，現在交給了私營的商船業。這就是爲什麼大羅亞輪和安的哥亞輪不運美國兵士回國的理由。無數的噸位被戰時航運局棄置不用，停在「埃場似的」船塢裏。

這些便是瓊奈還不同家來的理由。他不能回來，因爲有人要他成爲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曳引機」。他被那些不理他在國外逗留多久，離家多久的人所愚弄，這批人所注意的祇是自己兩手掌裏的金錢。

事情可以不如此糟，如果你立刻寫信給杜魯門總統，要求……

一、立刻自中國撤兵！

二、他必須回到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在聯合國的 cooper 中和英蘇步調一致。因爲放棄這個政策，才使杜魯門總統保留千百萬人在軍隊裏。

三、不許美國船隻運外國軍隊到中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去打擊人民求自由的鬥爭。

四、商船船隻立刻停止，直到我們的孩子回家。

五、所有的美國船隻都須作運輸美國孩子們回國之用。

同時把這些要求寫給你的參議員，衆議員，陸海軍部，戰時運輸局，及國務卿貝爾納斯。



瘋狂的行爲

繼北平七十幾種報刊被封閉，上海幾家雜誌又聽說要遭查封，國民黨反動派藉制人民言論，實在已到了瘋狂的程度。連上海的外文報紙都看不過去，幾次著論批評，說這完全是「警察國家」的行爲。

據說要查封的雜誌是周報、民主、晨報、文萃等幾種。這幾種雜誌爲什麼要遭查封呢？它們犯了什麼法律？讀過這些雜誌的人都知道，這些雜誌所主張的，只是反對內戰，要求實現和平與民主。難道這不是全國人民所要說的話嗎？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這些雜誌這樣深惡痛絕，正是證明他們是痛惡和平，痛惡民主，而堅決要繼續內戰下去的。什麼和平？什麼民主？他們聽不慣這些，他們要聽的，是大砲的轟隆，是人民的慘叫，這才是他們喜歡的音樂。

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

和平，反內戰，這是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堵住了他們的口，就能使他們放棄這個要求嗎？不，這是不可能的。全國人民一定要用實際的行動和力量來爭取永久和平和民主自由的實現。(兵)

無理阻撓

鄧穎超出國

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執委會，定本月二十七日起在巴黎舉行會議三天，中國執委之一鄧穎超女士，決定前往參加，但因辦理出國手續，遭到社會部的阻撓，至今無法成行。

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是去年十一月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上成立的，我國當選執委五名，候補三名，當時因爲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已請求加入，并得大會通過，所以分配了執委二名，候補一名由解放區婦聯選出，鄧女士就是本年四月中被選爲執委的一人，所以她此次赴會，完全

最後決定權於人民

——會大平和取爭戰內對反學大同大記——

明 顧

全上海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十九日正式成立後，大同大學附中學代表即於二十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行動響應這一號召。當即決議成立「大同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即日起停課七天，發動反內戰和平宣傳，延期舉行考試，並聯絡各界響應反內戰和平運動。

大同同學於二十一號早上九點半在該校召開了一個「反內戰和平大會」。並由新近來上海的西南聯大教授吳晗和萬世師表的陶行知對同學講話。

走進校門一眼就看見許多巨幅的反內戰，爭和平的宣言，血淚的自相砍殺的畫圖更貼滿了一處處牆壁，紅的綠的，被通紅的太陽照着，發出強烈的光彩。

偌大的一個操場，九時不到已經坐得滿滿的人，這裏不僅包括大同大學的二千多同學，也有着大同附中一院二院的同學都來參加，很多是老遠的從貝勒路趕來。他們被太陽光直晒着，但這一隻隻地唱着「反內戰歌」。

擴音機里放出了巨大的吼聲：「我們打了八年仗，已經把日本人打垮了。現在我們不再需要打仗了。……不許打，不許國民黨打，也不許共產黨打。」幾千隻手雷似地拍了起來，但在東北角有幾十個學生跳起來，想衝上講台去，馬上被糾察制止了，答應等會給他們發言的機會。另外一片喧嘩，也壓得他們無法再開下去。

稍稍平靜後主席又說：「在爭取和平反對內戰這個前提下，大同同學已團結起來，全上海的同學也團結起來，這些就是力量。」一片掌聲又掩沒了他的講話聲。

接着又講下去，聲音突然變低，擴音機接到教室裏去的電線已被人剪斷了。一些特種學生又乘機轟了起來

麥克風修好了，吳晗先生說：「停戰協定明天就滿期了，但我們仍然主張用和平民主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同一個民族，同一個血統，同一種文字的人，我們爲什麼要自相殘殺。並且莫明其妙地還要把最後處決權交給外國人，現在又改稱做「最後公斷

是以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執委的資格去的，我們正期待她為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特別是幾千年來受苦受難的中國婦女，推動一個廣大的爭取女權的運動。試問有什麼理由來阻止鄧女士的出國？本月十一日該會會長考東女士已來電說：等候她出席會議，并且已電告南京社會部。如果當局仍舊固執其不成爲理由的「理由」（鄧女士已在十一日招待外國記者會上駁斥），阻止各民主國家婦女唯一的世界性組織的執委出國赴會，那就是再度明白向全世界宣示，中國人民目前毫無自由。

阿根廷曾經阻止過該國工會代表出席世界工會大會，這是從法西斯的德意兩國那兒學來的，中國人民不允許這一套。（翰）

請讓出空房來

房子，房子，不知道過了多久，而到現在仍然在嚷嚷不休。上海房子是真的不够住嗎？誰也知道不是。並且誰也知道房荒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爲成百幢成百幢的大房子，都被特殊階級用封條霸佔空在那裏（當然有些阿姨阿舅之類在看房子），而廣大市民只好沙丁魚似的擠在一齊，或者簡直只好睡在馬路上屋簷下。

這種怪現象，一直在繼續着，雖然人民在罵，輿論在指責，當局依然裝聾作啞，不理不睬。行政院在上海成立的「各機關房屋分配委員會」，不過辦辦要人大亨們的私事，市政府的「房屋租賃管理委員會」，更是形

同虛設，毫無作用。

有人說中國是「機關國」而非「民國」，一切是「機關」享福，老百姓吃虧。其實這還是說得太好了，連「機關國」也够不上，而是道地的「官國」。那些倍「機關」之名封佔、攫取而來的東西，還不是落了少數官僚的腰包。在房屋問題上也正是如此。所以，只要把那些爲特殊權力者所佔據的空房讓出來，房荒問題就可以解決許多，否則，什麼「建屋」、「活動金屋」，都不過是騙人的調門而已。（世）

「權」，用咬文嚼字的方式來變把戲玩花樣」。稍稍停後他又說：「最後決定權是應該歸於人民的，人民要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大鼓掌）。最後決定權給外人，這是給人民的污辱。中國人民的命運決對不能由外國人擺佈。」（又是歷久不停的掌聲）。吳曉先生是親自參加過一二·一昆明反內戰爭民主運動的。他指出：「一二·一是有局限性的，現在應該是全面的（這時麥克風又壞了，原來是總電門被關了）。地區已經遍於全國，階層已遍於工人、職員、婦女、

「最後決定權」與「仲裁權」

中央日報不妨把原文找來一看

本月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載稱：「共黨代表已正式函覆表示不接受」所謂「最後仲裁權」，據該報稱稱中共不接受原因，乃「因政府所提爲 Final Decision（最後決定權）之故」；而該報稱：「實則政府所提爲 Arbitration（仲裁權）」云。新華社記者稱：查有關此項問題來往公函中所正式使用語句，均爲 Final Decision（最後決定權），不論馬歇爾將軍或徐永昌將軍與周恩來將軍來往公函，據聞均屬如此。此實有文爲證，決非強辯所可解嘲。此種小小事實，其實亦不甚「富于新聞趣味」，但願該中央日報記者及編輯先生妥爲欣賞可耳。

士兵……大家都要爭取和平的實現」。關於鬥爭的長期性和國際性他也加以詳細的解說。

末了他鼓勵同學「前面跌倒了，後面馬上跟着來」。並勉勵大家「喚起民衆」。掌聲，「反對內戰」的歌聲，把他送下了講台。

這時主席又報告，請陶行知先生講話，一些搗蛋的特種學生又衝上了台，主席允許他發言。但那些語無倫次，自露馬腳的話，更引了大家的憤怒和嘲笑。

又用民主的方式來表決，全場的兩千多隻手都舉了起來，表示歡迎陶行知先生講話。不希望講的只有三隻手，馬上這三隻手又縮了下去。那幾十個特殊的搗亂學生只管叫囂，連手也沒有舉一下。

陶先生再度上台，怪聲地朗誦起自己的詩篇：「有話大家講，有話大家聽不消。第二首詩又朗誦了，是「反對內戰」，「四萬五千萬人是老板」，但是一打內仗，馬上就是「國格一落千丈（大鼓掌）」，外國人會來做老板」。在台上台下一片「永遠停止內戰，永遠停止內戰」的高呼中，他走下台去。

大會在絕大多數同學的堅強意志的威力下順利結束了。這個會顯示了天下確有一種昧着良心的人，想破壞人民的反內戰運動，但是當人民全心一致沉着應付的時候，這種陰險的企圖是終歸要失敗的。

饑餓線上廣西

西通訊

廣西全省九十九縣一市，龍勝，興安，全縣，賀縣，前年冬天淪陷於敵手達七十七縣一市，在淪陷期間，敵寇燒殺搶掠極殘暴，如桂林、梧州、柳州及西江北岸桂全、柳黔兩路沿途各縣幾全被燬，其他各縣亦復如此。這種浩劫剛剛過去，跟着水、旱、風、虫、雹災接踵而來，全省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人民多自去年即全靠吃野草樹根，維持殘生，如把他們的食物單開列出來，那不外是：土里的土地，盡成赤白色，登高粱、樹葉、剪刀菜、棕樹根、桔梗、望幾無一稻一禾……等。據臨江中學在賀縣的深入實際，出地實地調查，災民所吃的食物，被旱得龜裂開尺許的縫隙，犁耨不吃的，但廣西的災民却把這些東西，看成是無上的珍品，還談得到下種，呢！

農民眼望着依以活命的田地，只有哭泣和嘆息。廣西在過去糧食尚不能全數自給，今復遭此嚴重的旱災，人民遂被逼置於飢餓線上，據統計全省陷於絕糧之境的，就有三百十四萬四千餘人，受災的地區幾佔全省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受災最烈者為永福、百壽、臨桂、桂林、陽朔、川靈壽，臨桂，桂林，陽朔，川靈壽，外乞食，更有不少人拋兒棄女，

，寶妻鬻子，如柳江洛滿鄉鄉民軍果利，全家絕食三天，為生命計，迫將剛婚不久的愛妻出賣。在宜武十二、三歲的女孩，僅能換穀一百五十斤。就連廣西善後救濟總署的謝副署長也說：「假使我繼續到災區視察災情，我將要進神經病院了。」災民處境之慘，由此可見一般。還有很多飢民，被迫挺而走險，搶劫時閉，貴縣甚至連婦女也因飢餓被迫參加搶劫，柳州的飢民則相率吃排家飯。

廣西人民雖遭受這樣慘重的災荒，不但未能得到政府當局的及時救濟，恰相反地，政府所加於廣西人民身上的勒索負擔却更嚴酷：大量的軍隊過境，軍食民供，副食馬乾，全由人民供給，甚至有些軍隊一住下來，很久都不開拔，如賀縣三十四年過境大軍達八萬多人，其中一軍且駐紮一個半月之久，消耗糧食一百八十萬斤，一個貧脊的小縣份怎能担此重負。其次是貪污遍地，如南平縣長鄭湘濤，在任期內侵吞公款，私派捐稅貪污竟達兩萬萬元以上，不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升官，像這樣的例子還

不止這一個。再次是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在廣西，政府的復員工作幾乎一樣都沒有做，唯有糧食可以繳納！

徵課機關「復原」最為迅速，直接稅局，照捐稅處，貨稅原因，人禍實重於天災，就是的商店亦須補繳營業稅。此外尚有警捐，清潔費，自衛費；等等。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加給農村的打穀却不於敵人絞殺人民的「軍糧」，當局要在廣西以低價征購三百萬担軍糧，並且要限期交出，試問終日吃樹皮草根的人民，那里還有糧食可以繳納！

依據上述種種事實，我們

依此類推

子午

洋稅務司先復原，原因據說為了丁貴堂氏鎮壓華員罷工無效，所以為了使華員「服貼」計，乃起用「客卿」，優百姓們，你們懂了嗎？

依此類推，中國人是「奴性十足」，「對症發藥」，非洋大人莫辦，兄弟爭吵時當然也就少不了洋大人來「鎮壓或者仲裁」了！再說得簡單些，中國的事，非洋大人管不可，否則就會「鎮壓無效」！所以，為了「鎮壓華員」，起用「客卿」，絕「非」辱國喪權，輿論界的反對，完全是「荒謬絕倫」，「好人當然不會反對的，反對的都是壞人」！

如果你們一定要說那是「辱國喪權」之舉，那麼要怪祇好怪丁貴堂「無能」，「辱國喪權」；要恨只好去恨「華員」「不服貼」，才逼得上級請洋大人來「鎮壓」！

所以，一不要怨天，二不要恨地，三不要怪當局，一切都是人民「咎由自取」，萬一將來真的大家當了亡國奴，媽的，也是活該！好在老爺們到時可以用洋去的。

治黃區域巡禮

J. 羅辛格

作者最近在開封從東到西的十字形地區所作的旅行中，親眼看到成千的中國農民與工人在從事一樁古老的工程，以保護華北大平原免於黃河泛濫的侵襲。但是今天的工作已經不僅是平常的修堤了，它包括了聯總、行總、中央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幾方面的合作，中國與外國的工程師們正設法使這河流回到它一九三八年前的舊河床去。那年秋天，國民黨軍隊掘開了開封以西大約五十英里的河堤，想阻止日本軍隊的前進。黃河也因此由山東半島北部改到在南部入海，到處泛濫，千萬中國人民喪失了生命，大塊肥沃的土地成爲新的河床，或者年年爲水患所苦。

黃河以北，居民們很快就乾涸的舊河床和附近的土地上開始播種起來，今天，大部份的舊河床，從開封到海邊，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區域，至於新河道與黃泛區則在中央政

府手中。

從純粹政治方面言，目前的治黃計劃所產生的後果將使政府重新收回大片可耕的土地，而與共產黨的則是嚴重的控制洪水問題與他們的翼魯豫邊區內的交通問題。

能幹的工程師陶德現在負責這計劃的工程部份，他是聯總派給中央政府治黃委員會的顧問，他感到政府與中共對自己的信賴，會以一般的熱忱對作者宣稱他準備對政治問題保持絕對的中立，並且不變的反對使他已捲入政治上對黃河工程的利用。他病重的聲明他的目的乃是依照各有關黨派同意的條件，儘量使這一計劃有效的完成。

同時有關治黃計劃的許多特殊的政治上的細節，曾在五月十八日，在南京的口頭談判中得到了解決，在這些討論中，共產黨表示並不反對黃河引歸故道的決定，但在舊河堤修復以前，他們不能同意在花園口邊先堵口，使黃水泛濫的危險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他們也會就另一計劃爭論。這計劃要求在聯總與行總的協助之下，給那些定居在舊河道上，因大流回歸而必須遷徙的農民以必要的援助，供給修繕河堤的必要材料並給付河工工資。

這幾點都得到了口頭的協定，聯總與行總答應以麵粉供給河工。又經議定行總要幫助遷居後的人民，並請求政府發給每個人以現款的住屋建造費，這些人民總數達十六萬以上，分佈在約五百五十個村落中。在技術方面，中共保證盡一切可能，儘速修復河堤。

從我自己，和另一位記者與一位能說中國話的聯總開封辦事處的美籍職員到中共區域所作的訪問中看來，他們顯然在盡力實現他們加緊修堤的保證。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我們便按照我們自己選定的路線，沿着黃河舊河道急速的出發了。我們看見有三百多個農民在楊樓附近，帶着獨輪車，鏟子，高粱桿，楊柳枝，撐草蓬用的席子，極大的滿是大黑補丁的鍋子，他們正在開始加高那地方的堤防。當我們在黃昏時

分回來時，工入增加到一千多人了，工作正在進行。因爲外來的援助還不能到達，農民們都拿出了他們自己的食糧、材料工具與應用的東西來了，但他們還是對我們清楚的說，希望早得到外面的幫助。

在政府地區的花園口缺口（那裏工作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了），便是另一幅奇妙的圖畫，幾千苦力在饑而長的路上拉着獨輪車，小孩子們有時搬搬石頭，一羣羣工人用力的把道格拉斯樅木樁運到河裏去，八個人一羣在打水，把一塊塊抬到空中又放下去。……一遍又一遍的唱着淒涼的工作的歌聲。唯一看得見的機器是打樁機和幾輛卡車。

當我在五月廿八日離開花園口的時候，主要的問題之一，還是能不能趕快把答應給的麵粉運到中共區域，分給修堤的工人，陶德和他的同事已經決定馬上派出車輛運送，決不耽擱，可是局勢太變化不定了，不幾天以前，在一處與工程有關的工作場所裏，就有兩架很值錢的空氣壓縮機被人炸毀，還有幾個中國職員給人拐騙走了。

中央政府這邊說是中共幹的，但中共却表示這是國民黨有意做了來破壞中共的信譽的。後來發現，出事的原因好像與政治無關，可能是因爲兩個包工人互相作對而發生，然而確實的情報却一直沒有得到。

中央政府委派的治黃委員會的工程師們，人事關係也很好，而且他們還能不顧政治的分歧，與當地的中共代表和平相處，這樣的事實已經很叫人快慰了。

（慎之摘譯自六月一日大
美晚報）

歷史的奇蹟 子午

「警管制」業將次第實施，國民身份證，不久也要人手一張。中國人民將在「領照、管制」中討生活！今天我們還應該警惕的是：如此發展下去，幾年之後，一定會弄得每個人都要領「黨」證，全國各地早已成了「黨管制」！可是真理不是如此簡單，希特勒失敗以後，表面上看他的「遺業」，還是很「偉大」，而我們的英雄好漢們，也是永久做不醒他們的「肥字夢」，但這是歷史奇蹟——曇花一現的奇蹟！

從物價的奇蹟說起(上)

李普

△蘇魯行紀之一▽

記者於一月下旬從重慶經北平到解放區，最近又經北平回到上海。空中的旅程不算，從山東解放區的膠東到蘇皖邊區，陸上的行程約在兩千華里以上。沿途看見了許多事象，訪問了許多人物，在時間和精力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多少探索了一些問題。我是為非解放區的千萬讀者而工作的，我的眼睛是非解放區的人的眼睛，我的感覺是非解放區的人的感覺，希望我的報告能夠引起讀者諸君親自去看一看的興趣，並且做為諸君出發之前的一點準備的參考材料。

跑到解放區去，最容易接觸到的往往是物價和經濟問題。物價這樣賤，一元和五角鈔票都可以派用場，對於一個從重慶和北平去的新聞記者，這件事就是一個大新聞。一月三十號我在山東南部的臨沂城買了一塊四週抽絲的白手帕，只花了三塊錢。四月下旬從膠東的石島（這是遠東有名的漁鹽港）到文登縣城，途中在一家小鎮上吃了一頓晚飯，有雞有雞蛋，只花了十五塊錢。我彷彿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同時，我也彷彿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竟成了他們奇怪的新聞人物，我的領帶、襯衣、褲子和皮鞋，每一件的價錢對於他們都是一個天文學的數字。我帶得有兩千元一張的法幣，更是一種有趣的招徠。當我在威海衛的時候，有一天就有一位老先生來找我，他說他從當地的新報日報上面看到有這樣的一項怪物鈔票，特地跑來「見識見識」。

山東和重慶北平上海，距離畢竟太遠了。讓我們拿烟台、威海衛和青島來比較一下，這三個城市同在膠東半島，也好像是兩個天地。

威海衛於去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如以去年八月份的物價指數為一百，今年三月份的物價指數則為

一百二十二，漲得極有限。拿烟台來說，以去年九月份的平均價格和今年三月份的平均價格相比，各種主要生活必需品，雖互有漲跌，而波動極微。如玉米麵每斤由七元二角跌到四元六角五，細布每疋由二千七百三十元跌到二千六百四十四元，花生油每斤由九元漲到十一元四角六，豬肉每斤由十五元跌到十四元。今年三月份金價每兩一萬零六百八十三元，七個月來只漲了百分之五。

我曾訪問過烟台威海衛兩地的工商人士，他們對烟威市場這種穩定的情形，沒有一個人不推崇備至。對青島津滬等地市場的波動，他們一直保持著極為密切的注意。「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一比較，長短優劣，誰也看得出來，也許這就是他們眾口同聲一致讚美的原因。三月份青島小米每斤法幣一百三十五元，比去年十月上漲十九倍，豬肉每斤三百六十元，比去年十月上漲十倍，細布上漲六倍，金子上漲五倍，一般物價平均上漲十倍。上海市場更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讀者諸君都有切身的感受，當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有些從青島到烟威解放區去過的美國朋友對這

個問題也極感興趣。據我所知，有幾個美國朋友曾經非正式地表示，希望解放區派幾個專家到青島去一趟，談談這個奇蹟的祕密。我會見了這些專家們，他們都是些從鄉下來的人。有些曾經在城市裏生長，這八年來在山溝小道裏轉來轉去，也已經成為鄉下人了，想不到從美國洋場裏來的人却要到他們之中去尋找專家。當我讚美他們的成功，並且把這一個小故事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大笑不止。自然，他們勝利了，勝利者是快樂的。但是他們很謙虛。他們說：「我們祇不過是小學生。」的確，以年齡來說，他們最大的不過三十多歲，最大多數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人。這幾年來重慶繼續不斷的從華盛頓聘請許多經濟問題專家到中國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整個腐爛的政治體制千孔百瘡，不論是怎樣高明的專家都無能為力，這也已為事實所證明了。那麼，解放區這方面的成功，也得去找尋那更為基本的因素。

基本的因素是發展了國民經濟。物產生產豐富，價格自然便宜。減租減息的政策改善了農民的生產，提高了他們積極從事生產，改良生產和增加生產的興趣。政府用一切力量幫助老百姓開荒織布，深耕細作，以及打油、晒鹽、運鹽出口，作肥皂、織手巾、造紙烟，凡是在農村環境中所能做的一切他們都做了。在解放區旅行中，我從來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荒地。我有許多夜晚在窮鄉僻壤中渡過，沒有一家沒有紡車。當我把疲倦的身子倒在那堅硬的土坑上的時候，聽着那輕微的唧唧唧的機聲，總感到無限的快慰。僅是去年一年內，山東解放區五個區域之一的濱海區，紡車從十萬輛增加到二十萬輛，織機從一萬二千架增加到一萬六千架，魯中區增加的速率大致相仿，有些只有一百戶左右居民

的村莊，竟有一百數十輛紡車，或七八十張布機。去年冬天全山東五個解放區已經有一百萬輛紡車，和十五萬張布機。這許多機子轉動起來，是一種多麼驚人的壯觀啊。去年全山東約共織布一百八十萬疋，約值法幣三百萬萬元，既解決了軍民衣着的困難，又堵塞了進口的漏洞，更增加了人民的財富。一方面的勝利便成了全線的勝利。從前敵人企圖用封鎖洋布政策來凍死他們，後來有些地區竟又改用機銷洋布的辦法，企圖破壞他們紡織手工業的發展。然而，敵人失敗了。

紡織的發展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城市解放了之後，發展了各種生產的廣大農村，就支持了城市的建設，首先是支持了城市的物價和幣值的穩定。

比如煙台、威海衛解放之後，糧食、花生油、肥皂、土布、紙烟，大批大批地湧了進來，農村的購買力已經提高了，他們買了大批的農具、肥料、五金器材等回去，又大大地刺激了城市的生產。石島解放之後，貯藏了多年的花露水、花布之類，不到幾天功夫便一掃而空。由於幾年來紡織織布的成績，農村婦女們多少有了一點積蓄，辛苦了這幾年，如今也要漂亮一下了。這當中政府以極大的力量注意了物價的調節，他們不是以政治力量來限制或規定物價，自由貿易公買公賣是解放區的基本政策之一，他們循着經濟本身的軌道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威海衛剛解放，這個缺糧的城市裏糧價高漲，政府首先倡導，帶領着老百姓運輸了大批糧食進城，使價格落下來。當十月份徵收國賦，農民需要賣出糧食的時候，爲了避免整賤傷農，政府又大量收購，使商人們無法操縱，糧價恢復常態。

其次，前面所說的幾種東西的價格，是說的解放區自己發行的貨幣。這是許多人責難解放區的口實之一，有的出於別有用心，有的由於不明瞭實際。這是一個既很重要也很有趣味的問題，記者將另文論列。簡單說來，他們既要求抗戰建設，又沒有絲毫接濟。而法幣已經變了質，成爲敵人奪取物資的武器，不得不宣佈停用。因爲發行本幣，禁用偽幣停用法幣，才擺脫了偽幣和法幣無限制的膨脹，幣值一天天慘跌的惡劣影響，才有可能進行有效的經濟建設。現在山東解放區的本幣「北海票」每元值法幣十五元，蘇皖邊區「抗幣」每元值法幣三十元，兩者都遠較法幣優越，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本幣的發行主要的是用於扶助農業的生產，和法幣現在仍然無限制的發行，以用於內戰的軍費，特務費，以及塞滿貪官污吏的口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置中小商號和老百姓的生死於不顧，這是解放區的方針大不相同的。解放區的方針是着眼於中小工商業以及廣大的人民，這才是經濟穩定的基本原因。

農業生產在減租減息之後，還要倚靠貸款來提高和發展，紡織榨油等手工業建設尤其要以貸款爲根本。在城市裏面，比如煙台解放以來，截至三月底止，政府以月息一分的低利貸款了一千零二十多萬元，對象是小手工業者、小販、小店舖、碼頭工人、漁業、紡花婦等，得到貸款的有九千四百三十九戶之多。又以月息一分五的利率貸款了工商放款一萬四千五百多萬元，給紡織廠、油房、合作社、漁業、粗細雜貨等一共一百六十三戶。兩共約一萬五千六百萬元，讓我們用十五乘一乘看，一共是二十三萬四千萬元法幣，解放區的物價即使拆合法幣，也比上海青島等地便宜，那作用決不遜於等於那麼多的法幣。記者回到上海，正是上海糧價之後，因而糧價高漲，老百姓大吃其苦的時候。據說合格貸款的只有十六家，而向著腦滿腸肥的少數大亨

這不是說他們不照顧大工商業的利益。烟台有一家張裕釀酒公司，釀造白蘭地和葡萄酒，資本的雄厚和規模的宏大是遠東第一家。抗戰期中敵人曾予沒收，解放後政府無代價的全部發還。據該公司經理向記者說：政府爲了幫助他周轉，特地收購他的成品，隨時付現，代運出口銷售。我會特別問他是不是政府一定要買。價格是不是由政府規定。他說：「不是，我們有完全的自由，這是政府幫我們的忙。」又如煙台的紡織業在敵偽統治的後期完全陷於停頓。解放後政府以一萬三千五百捆洋紗交給他們織造，政府收購成品，使廠家能夠周轉，復興他們的事業，同時也解決了大批職工和技師的職業問題。工價由廠家自己規定，也是屬於扶助性質。

說到經濟問題，再穿插着物價和貸款，行政人員的廉潔與否，就成爲重要的問題。我所見的是還不僅是一個廉潔的政府，而且是一個刻苦的政府。拿煙台和威海衛來說，也是小小的花花世界。他們從艱苦的鄉村來到繁華的都市，吃的仍舊是粗米飯，穿的仍舊是土布衣，生活的水平絕不高過於解放區一個普通的工人和店員。因此，軍政費的開銷只佔極小的數字。由於衣食的簡陋，你也許要說他們滿身土氣，然而這正是英雄本色。此外，我們前面也會提到過國民黨的內戰軍閥們野心勃勃，因而軍費浩繁，也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解放區的軍隊過去在抗敵的戰爭中也要自己生產，解決一部份衣食，現在戰爭結束了，他們自給的任務，就更加鉅大，除了糧食之外，菜金、被服、鞋襪、辦公

格貸款的只有十六家，而向著腦滿腸肥的少數大亨

美國鐵路罷工被鎮壓前後

張永東

(美國通訊)

五月十八日是美國火車司機和客貨車隨車人員決定罷工的日子。那天在原定罷工鐘點幾分鐘之前，工會領袖，為給杜魯門總統以最後調解的機會起見，宣佈罷工延期五天。到五月廿三日，五天滿期，工會認為杜魯門總統在罷工延期前所提出的調解條件，還比不上當初政府鐵路考察調查會的建議。結果是全國的罷工。

這次的罷工，並不包括所有的鐵路工人。全美國火車上、車站、車場、車路等方面服務的人員，總數約一百四十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分別組織在廿個行業工會裏面。這次罷工的司機和隨車人員，共約廿八萬人，分屬司機和車員兩工會。

可是，由於這兩個行業在鐵路產業中佔的是關鍵地位，又由於其餘的鐵路工會，雖然組織上不相統屬，却一致拒絕對罷工的破壞（例如燒火車半也會開車的，機器匠也能代替輪機修理員）；結果全美國的交通，好比人身上的血脈一樣，全部凍結。罷工實現之後，通常全國

每天有一萬七千五百次列車開行，現在減到一百次，二萬四千列貨車，減到二百四十列。這少數開行的列車，一部分屬於幾條短的沒有罷工的路線，一部分屬於牛乳車經工會准許開行，一部分是工人出身的高級職員所駕駛。

工資降到第二十七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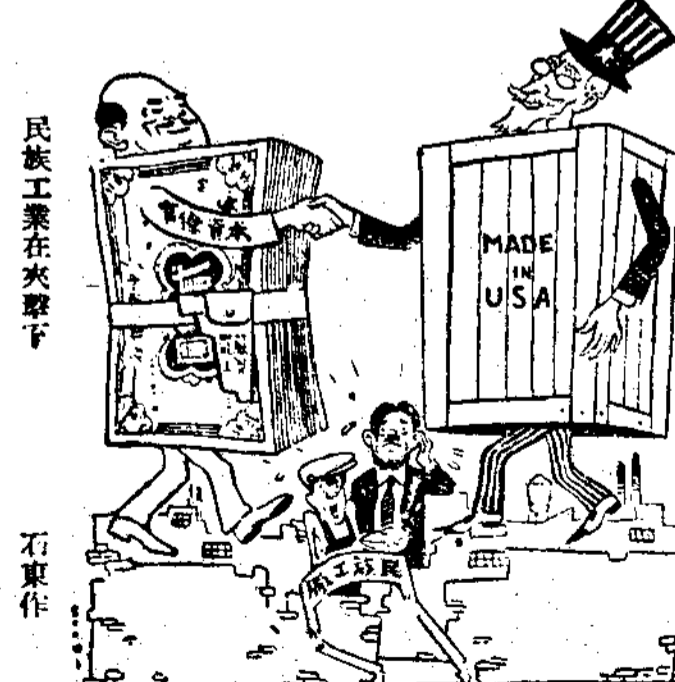
這次工人的要求，計分兩方面，一是增加每小時工資，二是改善工作條件。鐵路工人的工資，十年前在全國各產業中是很高的。但如隨車人員工會會長惠特尼氏所指出，因為各鐵路工會受着種種特殊法律的限制，又因為工人體驗鐵路對於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的重大關係，常常容忍着不鬥爭，以致十年以來，工資由各業中的第二十二位，降到第二十七位。工作條件，在開車和隨車以及與開車有關的行業，如站上的旗號員，車場內修車員，換軌員等，其重要不下於別的行業。列車出站，入站以及在途中途，常常因事故不得不遲誤，資方向來沒有發給過時工資的規定。許多行業的工資，是論日不論時的。隨車人員的制服，又要自備自洗。政府又時時要檢驗工人的身體，每次費很多時候，並無工資。

在對德、日法西斯作戰緊急的時候，廿個不相統屬的鐵路工會，就聯同着要求增加工資。當時經羅斯福總統調解，每小時加工資兩分多錢，工人即忍耐接納。日寇投降後，戰時繁榮成爲過去，各項產業等都低落。工人每小時的工資雖然照舊，但是由於減工的關係，每星期的總收入，一般是減少了四分之一。物價日漸增長，汽車和飛機、電器、屠宰、鋼鐵各製造業，在進步的美國產業職工大會領導之下，以及一些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行業工會和獨立立的電話、電器工會等，紛紛罷工。由於產業職工大會的廣大的各產業式的工會是這個罷工浪潮的骨幹，各工會都擊敗了金融資本串同摧殘工會組織的

費、雜支等等今年全部要自己生產。他們放下武器，就拿起鋤頭，這種精神尤其使人深深感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民衆覺悟起來了，這就有已組織起來，參加了工會、農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學生會、店員工會、商會等。誰也不能說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能夠永遠不貪污不腐化，但人民既已組織起來，誰要貪污腐化，誰就要被排擠。

如果在全國的範圍內，建立這種以民爲主的政治，實行這些爲民服務的政策，那麼無論重慶或上海，物價和幣值的穩定並不十分困難，同時也自然能產生許多能够解決實際問題的專家。反之，比如烟台威海衛這兩個城市，如果會經由敵偽轉移到國民黨反動派手裏，物價難道不會像青島那樣一日千里嗎？



民族工業在夾擊下

石東作

陰謀，並且得到了部分的勝利。工人增加計時工資百分之卅來維持戰時總收入的要求，經總統調解，折衷為百分之十八。五。這次各業罷工不是同時舉行，也不是同時結束，但大體上互相應援。這個浪潮開始於去年十一月的汽車製造業，最後解決的是四月初的電器工人復工。

罷工實行的經過

政府為鐵路工人特定的「鐵路勞工法」，使鐵路工人不能像其餘的工人那樣，他們要經過好幾次的仲裁、調解、調查等手續，纔能最後採取罷工的手段。這次廿個工會的各项要求，到今年二月，纔開始由法定的仲裁會和緊急調查會辦理。最後十八個工會接納增加每小時工資十六分（原要求有的是每小時三角，有的是每天兩元半）。與開車有關的工會，聯合提的修改工作條件四十五項，有七項被批准。機火及修機工會接納了，但是隨車人員和司機不服，因此決定依照一個月前全體會員總投票所表決的日期，即五月十八日，實行罷工。

在展期罷工之前，總統提出增加每小時工資十八分半，但這只比調查會的多兩分半錢，可是這兩分半錢的增加，代替了調查會所已經批准的七項工作條件改良。照總統的這個建議，一切待遇改良問題，留待一年後開議。工會認為這是得不償失，不肯接納。總統也不再提新的調解辦法。於是五天期滿，罷工就正式開始。

武力對付工人

廿四晚，杜魯門廣播演說，他集中攻擊這兩個罷工的工會，說十八個鐵路工會都不罷工，祇有這兩個工會不顧大局。他又特別攻擊兩個工會的領袖

不接納他的調解。

他說：「鐵路既然已經收歸政府管理，罷工便不是對資方鬥爭，而是「對政府的罷工」。他於是下最後的警告，「如果到明天下午四時，工人不復工，我將以國家元首資格使用我權力所及的一切方法，來使火車開行。我將通知陸軍，協助國防運輸署來開車；我將命令我們的武裝隊伍，保護總統國家在需要的時候所發出的呼聲的每一個人」。杜魯門總統在這篇演說裏，對於鐵路公司拒絕工人的要求，一字沒有責備，反而說鐵路工人在各產業中工資最優。然而武力摧殘罷工，是他的主要手段。

美國在戰爭的時期，羅斯福也曾調動軍隊來解決工潮，但都是因為資本家不服政府調解，拒絕政府收管，然後用武力來強迫接收，得到工人的擁護的。用武力來強迫工人復工，在羅斯福的「新政」派統治下，這是破天荒第一次。這對於工人和進步人民，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

罷工結束避免流血

兩個罷工工會的領袖，一個是七十三高齡的惠特尼，廿萬車員工會的會長，一個是七十一高齡的約翰斯東，十萬司機工會的會長。他們對於自己的會員的團結精神是有信心的，但是對於其他分屬十八個工會，便不敢担保沒有人不受挑撥離間的影響，和武力的威脅了。況且，總統已經召見參謀總長愛森豪威爾元帥，將以全國的軍力來作摧殘罷工の後盾。工人如果堅持下去，勢將演成流血慘劇。兩位會長，於是決定結束罷工。廿五日下午，難總統限期半小時之前，他們與總統的代表會議，接納總統加工資十八分半而不改良工作條件的建議，隨即正式簽定復工合同。惠特尼會長，代表兩個工會，

對全國廣播，說總統既然如此堅持不准工人的要求，這次罷工是失敗了，請各工友准時復工，將來再圖補救。合同簽訂後，政府隨即宣佈將鐵路交回原來各公司。其實，如紐約下午報指出，所謂政府收管，祇是一紙命令。各公司經理人員，毫未變更。因此再下一道命令，便算交回了。

取締罷工法案

但是在兩工會會長答應下令復工半小時後，總統出席兩院聯席會議，依舊攻擊罷工工人，隨即向兩院建議一個緊急取締罷工法案，在美國正式宣佈戰爭狀態終止之後，半年內總統認為某種罷工危害「公共」的時候，可以有全權將罷工的企業收管。收管後如若工人繼續罷工，則失去以往保障勞工的法律所規定的罷工後恢復職業及其他原有的工資等級與資格等權利。總統並得將罷工工人，徵入軍隊以軍法命令工人做工，違抗者當然是軍法從事。

美國會前議員的大多數，都是站在資本家方面反對工人和進步運動的。在國會中，不是多數的民主黨和少數的共和黨形式上的對抗，而是民主黨的一半與共和黨的大半結成的多數集團，來推進反動政策。杜魯門總統，名義上是進步的羅斯福「新政」主義的繼承者，現在居然採取非常的手段，召集兩院聯席會，親自提出武力壓迫罷工和摧殘工人組織的法律，還在反動集團是求之不得，而民主黨的離不反動但意志薄弱和投機取巧的議員，也就隨風轉舵，公然站在反動方面。在總統報告後兩小時內，眾議院即以三百零六票對十三票，將其通過。

上院當晚也開會，把總統的提案，交委員會審查，這樣總算給了工人和進步人士以喘息的機會。但是上院當晚却通過了爭議許久的所謂克斯取縮罷

工法案。這法案本由衆議員克斯氏提出，也是限制工人罷工和組織的權利的。當時因爲這個法案的目的，是取消新時代主要的保護工人組織和權利的瓦格納勞工法中許多規定，杜魯門曾經多年以來聲稱竭力維護瓦格納法，並且不斷表示反對克斯的提案，因此下院對於克斯原案壓迫工人過甚之點，都有刪改，然後通過。這晚上院所通過的，又把下院所刪改的再加以增訂，結果許多地方比原來的草案還對於工人不利。到五月二十九日，下院將這增訂的法案，不加修改，全盤通過。經了兩院最後的同意，克斯法案，當日送交總統。可是這個法律，還不像總統自己所提的那麼厲害。（編者按：此案已經否決，並經國會同意。）

兩大工會反對

總統以軍隊推殘罷工的提案經下院通過而在上院擱淺的時候，美國各派別的工人和進步分子，呈現了空前的團結。司機和車員兩工會，是獨立的組織，不附屬於任何總工會。可是，一般認爲右傾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葛林氏，發出聲明，直指總統的提案是法西斯主義。進步的美國產業職工大會會長摩萊氏說：「這些方案乃是美國生活中陰毒勢力的進攻基礎，來用武裝力量粉碎勞工運動。愛好自由的人們假若不迅速打退這些力量，他們便會把一切民主權利投入牢籠。」

自從羅斯福逝世和戰事終結後，美國進步人士，漸漸不滿杜魯門的內政外交政策。有的人直接指出總統是站在反動的大資本家方面，但有的人還原諒他，說他魄力不夠，而且國會多數保守派，給他種種壓迫，他不能不遷就來緩和國會對於進步運動過分的進攻。可是他這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在交通停頓，資本家的大報紙一律攻擊鐵路工人，危辭聳聽的時候，提出以軍法強迫工人做工的法案，結果不只是進步分子，連有些保守的領袖，都認爲他太過火。他和羅斯福所依賴當選的產業職工大會議，產業職工大會議政治行動委員會，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藝術與科學獨立公民委員會幾個最得力團體的領袖，都紛紛通電指斥。杜魯門的民主黨和這些進步團體的聯合，事實上是破裂了。這樣促起美國政局的重大變化。一個勞工和農民與進步中產階級的獨立政黨來對抗共和與民主兩個傳統的資產階級的政黨，縱或在本年的國會改選中不會正式出現，但是一定會有進一步的醞釀。

勞工與民主分子一致反對總統提案的結果，使上院的少數進步的議員振奮，而共和黨的反動政客，想趁機搶奪民主黨的羣衆，阻止第三黨運動的發展，也反對這個提案。於是在五月廿九日下午五時，上院以七十票對十三票的多數，取消總統提案中徵召罷工工人入伍以軍法強迫勞動的部分。

工會發表總統談話紀錄

就在上院取消總統提案最惡劣的部分的時候，產業職工大會紐約市分會，在麥迪遜公園召集露天羣衆大會。這個大會籌備只一天，到會者三萬五千餘人。車員工會會長惠特尼萊，由克里扶蘭城乘飛機前來主講。他報告工會交涉和總統干涉的經過。他事先並且將他與司機工會會長在電話中和總統及其顧問談話的紀錄，全部發表。這些紀錄，證明總統早已下了決心，要利用鐵路工人組織的紛歧，打擊罷工，來趁機使國會通過法西斯式的剝奪工人組織與行動自由的法律。他說明在總統第一次要求工會延期罷工的時候，曾經担保，假若期滿調解無效

，工會仍可罷工，他決不援用「斯密士·康納利」法的規定來禁止。同時總統並允許由政府與工會訂立較優的工作條件。可是廿四晚總統的演講，竟指斥實行罷工爲兩個領袖蒙蔽工人的獨斷行動。而且總統在展延罷工期內，不但沒有提出較優的條件，而且拒絕考慮工會的任何建議。至於總統在國會演講開始前半小时，工會領袖已經不得已而接納總統最初的條件，決定復工，而他演講時仍然指斥工人與其領袖，好像完全不知道有復工這麼一回事。到他演講快完的時候，有侍者遞一張紙條給他，他讀宣佈工會決定復工，這樣使聽衆一方面感覺工人個強及另一方面敬佩總統堅毅魄力。惠特尼說這是總統欺騙人民，並不是工會領袖蒙蔽羣衆。

惠特尼將總統談話紀錄發表的結果，共和黨進步派的上議員摩爾斯氏，在議會發言，直斥杜魯門總統演講時宣讀遞來的紙條，是一紙空文。民主黨上議員當寧，痛罵杜魯門提案是效法希特勒，想做法西斯領袖，但他氣沖沖的譏諷說，可惜杜魯門的本領太差了。

杜魯門本來可以照罷工的辦法來由政府改良工人的待遇的。車員工會會長早就主張由政府發公債票，半價收買全國鐵路。來減低運費，增加工資，和改良路政。可是杜魯門想用鎮壓鐵路罷工來對整個工人運動開刀，收管鐵路不是爲的解決工人要求罷工工人的罷工是失敗了，但是工會的內部團結並未受損失，工人對於領袖的奮鬥，祇有敬佩，對於領袖避免流血而光明的讓步，祇有諒解。同時美國派別紛歧的工人運動和黨系錯綜的進步運動，却在這個關頭，顯示了空前的團結。總統提議中的法西斯的軍事措施被上院劃除了，煤礦罷工也因此得到了勝利。美國工人運動與民主前途還有很大的波折的，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在發展着。

(五月卅一日於紐約)

毀碑的故事

楊健華

蘇北印象記

蘇北安城約十餘里，有一個石塘區，這是有名的一個貧窮和苦難的區域。這區裏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屬於所謂「淮城八大索」的城市地主，歸農民所有的不及百分之七八。百餘年來（更早的無可考）不知有多少種田人給地主自定的「莊規」弄得妻離女散，家破人亡。這區內有一個姓劉的大地主，作惡最多，他家的子弟代代相傳，都不敢過江，因為怕冤鬼太多，陰魂纏身。在劉家的佃戶裏流傳着許多歌謠，有一首是：

「種了劉家田，夫妻不團圓；
聽到劉家叫換攤，大人哭，孩子喊。」

據說有個劉家的佃戶名叫賈福友，因為租太重，交不起，又借了劉家的高利貸，後來被逼得將僅有的二畝田滲給劉家，三間草屋也給劉家拆掉；妻子被逼改嫁，兒子也賣掉還債；最後，落得討飯收場。做這樣悲慘的故事，只要你進石塘區，是隨時隨地都會聽到的。

平常的斗每斗十五斤，可是劉家（以及其他的地主們）却用特製的大斗，每斗二十斤，所以每到繳租，佃戶們沒有一個不提心吊胆，而地主們還要加用惡狗追咬之類的方法來威嚇。有一首民謠說：

「朝劉圩一走，
上去狗咬一口，
大斛又是大斗。」

這就是佃農們可憐生活的寫照。

百餘年來，不僅有莊丁（地主的武裝）、莊規（地主的法律）、莊牢（地主的監獄）……之類的東西來維護地主的殘酷的統治，剝奪着千萬佃農的生命和自由，而且在一百二十年前（清道光七年），淮安縣政府內還立下了一塊石碑，那碑石上寫着佃農們的種種罪狀，什麼「惡佃」、「奸佃」、「頑佃」、「強佃」、「刁佃」……佃農犯了這些罪狀，「一經業主控訴，定即嚴拿，依照詳定規條，從重懲辦，按律治罪，決不寬待……」在這塊碑石面前，多少勞苦的佃戶變成了冤鬼，多少貧窮的少女遭受了蹂躪，多少純樸的孩童淪做了奴隸。

在蘇北新解放區政權建立後約半的一天——本年三月廿四日，石塘區四千佃農發起了一個進城向地主要求「減租算賬」的運動，「石塘區農民聯合會」的白布旗招展在廣闊的田野裏，四千個一樣地貧窮，一樣地素樸，一樣地善良的佃農們，站滿了十幾畝肥沃的土地。那些田地都是他們的汗，他們的血，他們的生命灌溉起來的；他們的辛勞養肥了地主們，而他們自己代代的歡樂、幸福、健康却都在那裏毀棄了！可是，在這一天，他們却要在這同

一的土地上翻身了！他們第一次挺直腰抬起頭走在鄉村和城市的街道上；第一次昂首闊步地走在地主們的面前；第一次看見地主老爺在他們面前低頭。當他們請到了自己的地主，開始提出減租的要求，開始算賬時，他們想到了那塊縣衙門裏的碑石——那塊記錄着仇恨、記錄着罪惡、銘誌着他們的長遠的悲慘的過去的碑石。「打掉牠！」——牠是地主的法寶！「牠叫我們不得翻身！」於是，憤怒像

燎原的火燄，燃燒着這幾千個從深重的災難裏鑽出頭來的「泥腿子」的心。他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小，結成一個隊伍，一片浪潮，洶湧到舊日的縣衙門口，有的用繩子，有的用石塊，有的用徒手，幾千個人合成一股力量，於是，那生根了一百餘年，沉重地壓在農民們身上的石碑從根撼動了，發出一聲悲嘆，砰然倒了下來！一片震天的歡呼和鼓掌，刺傷着舊日的王者——地主的心，這歷在千萬農民身上的千斤石崩塌了！佃農們從此翻了身！

今天，我們走在石塘區的鄉村裏，到處聽得到歡聲、笑聲，他們已經是「農聯」會員，「婦聯」會員，「兒童團」員，民兵……再沒有羣腐感類、欷歔吞聲的奴隸了！只有問起那些老年人關於過去的生活，他們才會嘆一口氣。架架地說起那些可怕的往事：拾糞的楊年四，趕鴨的蔣玉山……他們怎樣投河自殺，死不瞑目！可是，今天已經不會再有這樣的慘事了，因為邊區政府的減租退租運動保證了他們的生活。

你如果要問什麼叫「鬥爭」？農民們為什麼要鬥爭？那末你只須先問一問：像這樣的石碑為什麼要豎立起來，就會明白了。

蘇北雜誌社
發行 羣衆雜誌社
上海朱葆三路廿五號十一室
電話八一—一八〇號

定價 本外埠各大書店
法幣四百圓

新的檢查制度

英文密勒氏評論報六月十五日社論

雖則就法律言，中國的出版人已經得到了新聞自由，但是有這麼多合法或準合法機關在管制，這一自由實際上仍受限制。

最近的官方侵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在上週，本市警察局長稱，奉了吳市長的命令，而迫閉了共產黨人辦的英文新華週刊。其他，最近威嚇與壓制的事例是北平有一家共產黨辦的報紙被封閉，在廣州有幾家書店被保安隊與政府官吏搜掠，把從香港輸入的所謂「左傾」書籍全部充公。

顯然，有些高級官吏定然知道得更清楚，這些保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諸如此類的法令，是不能適用於政治上的反對者的。這些法令，顯然只是為了要對認為這些自由有重大意義的外國去宣傳才定出來的。

另一個干涉公共讀物的例子發生在幾星期之前，有一羣「調查人員」，意思就是「政府」的某些部門的代表，登上一隻停在黃浦江內的蘇聯船，封了幾箱指明運到上海的書籍。

從上面看來，大家自然會猜想到所有最近這一切對出版的壓制是爲了對付共產黨的。事實並非如此，遠從日本投降以後，就有一種更安靜，更有秩序的新聞統制的計劃在進行了。在本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久被認爲中國領袖報紙申報與新聞報的接收。官方幾乎是在槍尖下進去的，現在這兩家報紙，從所有內容與宗旨來看，都可以說是瀕頭澈尾的政府機關報了。

當中國人民在中國當局與美國國務院和陸軍部若干頑固的官員們，爲了有效的防止在中美兩國散播不利的消息而嚴格管制新聞的戰時過去之後，當中國人民已經得到允許在取得人身自由方面獲有一些進展之後的今天，中國還仍然沒有得到真正的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

(慎譯)

這兩天來，我讀了一本很「併驅逐出去」。又寫到在那年有錢的書，Ernest O. Hauser 十一月間中國軍隊退出上海後著的「百年來的上海演變」。這的情形說：「上海寂靜得如同本世紀述一百年前外國的商人一個死市一般，……黃浦灘的泥灘上，怎樣在這裏「擅自」銀行，洋行，飯店依舊存在，泥灘上，怎樣在這裏「擅自」似乎並沒有人想到去毀壞它們動」漸漸建立起一個獨立於中國的法律以外的王國（「租界」），這個王國的主人——洋行「大班」們怎樣地苦心經營，這就是以前的上海所遺留下的着他們的國土，怎樣在中國人一個大艦隊」。離開這個作者認爲黃浦灘上海灘，養肥了這些「大班」的末日的時候，已經九年了，

百年後的上海

李勃

這本書最後以「末代大班」中國軍隊真的已回到了上海，一節爲結束，剛剛寫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時。照作者的意見，到了這時，這片泥灘上的王國的歷史是結束了，「大班」們的末日也就來到了。

這位作者描寫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對着周圍炮火的大班們的心情是：「他們知道不論怎樣這總是一個末日，倘若中國人得了勝利，倘若中國軍隊竟把日本人逐出了泥灘，則他們也必將大班們同時一併驅逐出去。」

近百年來的上海歷史是由美好的時期好過呢。」

百年來的上海演變的歷史，還要在另一形式下繼續下去。假如 Hauser 先生現在來印這本書的新版子，他必須修改他的結尾了。他大概要這樣寫：「百年來大班們的心血沒有白費，他們培養出了形形式式的買辦並不是徒勞的。他們可以很放心地把他們所建設的上海交給買辦們，而安然享受着如同古代中國歷史上的太上皇的權力和富貴，在他們的真正的末日到來以前，他們還有一段美好的時期好過呢。」

日常生活的生理學講話

淡如

呼吸停了爲什麼要死？

誰也知道，停了最後的一口氣，便算脫離了人世間。爲什麼停了這一口氣就要死呢？現在我把這個問題簡單地來說明一下：

因爲，如果呼吸停了，肺泡裏的空氣就不能交換，因此，血液得不到氧氣，而且，血液裏無用的無水碳酸，無法排出於肺泡；因此，靜脈血（不潔淨的血）不能變成動脈血（潔淨的血），而沒有辦法供給氧氣給全身的組織；因此，體內的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糖分）等不能發生「熱化作用」。如果體內不能發生熱化作用，那末，活力就無從發生；一個人沒有活力，豈不是要完了嗎？所以說：沒有呼吸，便沒有生命。

也許有人問，在運動或勞作的時候，爲什麼呼吸要急喘呢？這是很容易瞭解的，在運動的時候，肌肉即起收縮，因爲發生這種種活力，是需要多量的氧氣，同時也產生多量的無水碳酸；如果肺泡不急速地交換空氣，那末血液之攝取氧氣和排出無水碳酸就來不及了。所以一定要加速呼吸運動，以便趕快交換肺泡的空氣，此時呼吸的急喘，就是這個道理。

由於上述的理由，可以知道，「吸氣」和「呼氣」其性質是大不相同的。比方：就氧氣方面來說，吸氣的時候，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即二成以上的氧氣，在呼氣時，祇有百分之十六，即二成不足的氧氣；由此可知血液對於氧氣的攝取量之大。反過來說，碳酸氣方面在吸氣的時候，是沒有吸入多少

工人不要內戰

下面是上海市總紡織廠產業工會全體工人，反對內戰的一封公開信，特把原文抄錄于後：

我們是紗廠的一羣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咒咀恨着這殘酷的內戰，自殺的內戰，我們要堅決反對啊！說起來是萬分痛心，八年的痛苦受够了，現在是勝利，可是我們工人的生活祇有投入痛苦的深淵。百物飛漲，政府整日在高唱壓低物價，可是投機者都是這幾個官僚資本，超（操）縱着百物，就是幾個巨頭在飛漲，政府這（只）知印鈔票兌換軍火打自殺的內戰，犧牲的是我們老百姓，得利的是他們，這幾個巨頭的私利。我們全體工人堅決反對自殺戰，我們要政府迅速安定工人生活，立即停止內戰，我們全體工人主張三點：

- 一、要求國共兩黨立即停戰；
 - 二、要求國共兩黨立即恢復政治協商會議；
 - 三、要求停戰後立即動員一切力量從事和平建設。
- 上海市總紡織廠產業工會全體工人
六月十四日

全上海的學生奮起

反內戰的怒潮洶湧

和，還是戰？在這決定全國「十五天以後，究竟是和？是戰人民生死的重要關頭，上海市的呢？同學們！這就要靠我們大家學生不再沉默了，在這次反內戰來爭取了。」有的牆報用更觸目的浪潮中他們站在前面自交通大的大字寫着：「只有三天了！怎學同學自治會十三日晚上通過成慶辦？」軍約翰大學學生還請了立「救災反內戰大會」以後，就政協代表郭沫若羅隆基去講時事不斷的有中大學校的同學起來響應，受到了同學們的熱烈歡迎。在應，隨着十五天停戰協定的一天十八號，便有聖約翰、民治新專天的過去這種反對內戰的呼聲也，之江、大同、儲能中學等五校愈來愈高、大幅壁報，上面寫着向全上海學生呼籲，立刻起來制

止內戰，幾天中上海市學生很快的就在這個目標下團結起來了，不管大學或中學差不多都推舉出了代表進行討論，而且紛紛成立了反內戰組織。學生參與這個反內戰運動的，先後有麥倫中學、建承中學，越且中學，約大實驗附中，滬江大學，啓秀女中，上海女中，育英中學，滬新中學，中國新專，上海工業專校，滬青年會中學，靜安寺職業夜校，東吳大學，惠旅助產學校等，還有臨大五校聯合一起發表反內戰宣言，有幾個中學裏的工友也參加了反內戰，他們說：「再打下去，我們真活不了。」那些平時被看作貴族學校的學生，這次也都站在最前線了，上面所報道的聖約翰、之江大學、惠旅助產學校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到十九號爲止，已經有七十多個學校的學生聯合在一起了，就在十九號的下午四時，成立了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到了八十多校的代表，推定之江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爲聯合會的主席團，主席團以下的幹事會，也推定了東吳、燕京、新本、南洋、同德、中職、產聯等十六個學校負責，會場上空氣非常熱烈，各學校代表發言的很多。一個醫學院的學生說

不過祇有百分之〇。〇四而已；但是呼出的炭酸氣那就多了，多至百倍即百分之四。四，這是肺胞內的空氣從血液方面攝取而排出的。

有人計算過：每一次呼吸中，約有半公升的空氣入到肺裏。我們平常一分鐘約呼吸十八次，所以一分鐘就有九公升空氣的出入；那末，在一晝夜的呼吸中，究竟有多少空氣出入呢？計算起來，大概有一二。九六〇公升的空氣出入於肺裏。我們試想想：如果居住在高原或海濱，自然是可以吸入新鮮的空氣，居住在大都市中間，則容易吸入污濁的空氣，兩者相比較，那一方面對於身體有什麼影響？單從吸入分毫這一點來說，就可以答得出來了。

血液，當流入肺部周圍的毛細管（很小的血管）的短時間中，是很靈活地攝取肺胞裏的氧氣，而排出了無水炭酸。如果，血液是單純的水的話，那就沒有這種交換的作用。血液之所以有這種微妙的交換作用，是全靠其中所含的「血色素」。血液之所以現出紅色，也是由於這種東西。這種色素，是存在於赤血球中，牠對於氧氣和炭酸氣，是特別具有容易離合的性質。所以，當牠流入肺內的時候，是容易攝取氧氣，再把它攜取了氧氣的，運到各組織的時候，便可立即供給牠們應用，其功勞是非常之重大。如果這種血色素減少了，那就變成「貧血症」，例如：營養不良，十二指腸虫病者，其「血色素」，就是血色素減少——貧血的象徵。

代郵

孫建先生：大作「邱吉爾究竟如何存心」一文，不擬刊用，如欲退還，請告通訊地址。以後仍請常常賜稿，並且希望對本刊批評指教。

編者

：「現在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心驚肉跳的挨過每個時刻，大家都惶恐的傳說着：『又要打起來了吧？』我們學生難道還能坐視國家走向滅亡嗎？就是現在我們還能苟且偷安繼續下去，可是我們誰能知道下半年什麼時候上學？是否還能上學？國家整個經濟破產了，我們的學費從那裏來呢？我們再不能等待了！一中通過了宣言，並提出『立刻無條件停戰；實現永久和平！』『用民主原則解決國事，實行行政協議！』『縮減軍費，提高教育經費！』『維護海關主權，維護內河航行權！』『反對喪權辱國的『四口通商』！』『反對田賦徵實，停止抽軍糧，救濟災民！』『反對借外債打內戰，反對延長軍事租借期限！』等主張。自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成立以後，上海市學生反內戰的運動更展開了。（薛雅）

誰不痛恨內戰

誰不渴望和平

內戰像魔鬼的巨爪一樣，又住了每個人的喉嚨，在道全上海學生掀起反內戰浪潮的時候，上海其他各階層人民也都起來了。滬西中紡第一毛紡廠、中紡第一

絲織廠、三區機器業、三區絲業、三區絲織業、中紡第一、二廠棉紡業、通益紗廠、新裕一、二廠……等等區工會及廠工會共

五十餘個單位緊密團結起來，組織了一個滬西工人反內戰民主促進會，發表了一篇宣言並且分別致函蔣主席，周恩來，馬歇爾三人，要求把人民拋於痛苦深淵的內戰立刻停止，此外他們在各馬路廣泛地貼標語，其中有幾條是：『內戰再打下去，工廠要倒閉，工人要失業』，『號召參加內戰的人民立即退出戰場』，『要求政府低利貸款民營工業』，『把打內戰的經費用來發展生產』

為了貼標語，中紡第一毛紡廠工友曹德懿、陸振財、陳金樓；等十七名，大誠綢廠工友姚蓮英、萬芸妹、盧志明等三名在二十日晚上遭到警察局野蠻的拘禁，工友們一點都不害怕，據理力爭，終於中紡第一毛紡廠的十七個工友在第二天上午九時三十分就恢復了自由，可是大誠綢廠的工友一直到第二天下午還沒有出來。據一個被拘禁而放出來的工友講：他們在警察局裏，一個警察聽到他們講中國不能再打內戰的話極表同情，他說：『我們做警察的每月拿到的工錢連個人生活都難維持，家庭方面更不必說，內戰再要打下去，物價還要漲，叫我怎麼辦才好』。

滬東區的工友也組織起來，他們成立了一個滬東區勞工青年聯合會，發表了反內戰的宣言與致蔣主席，周恩來，馬歇爾的信件。

上海各人民團體正在排選着他們的代表，上海的名流學者，工商界領袖，婦女界領袖即日曾京向蔣主席，中共代表，馬歇爾請願，申訴人民對和平停戰的渴望，五十多個女工團體也願自籌經費派人去南京向蔣，周，馬三方面請願。

婦女界兩三天的時間就發出來一個有三千多人簽名的上蔣主席，中共代表和致馬歇爾的信。懇切地再一次提出對和平的要求。這些信上密密層層簽滿了女人的名字，除了婦女界知名之士外，最多數的是女職員，女學生，家庭婦女和女工，有銀行界的，有電訊業的，有保險業的，有女店員等。女工們簽字是那樣歪歪斜斜不整齊，有些不會寫的，就畫上紅指紋。

這些人民的呼聲，這些人民的心願，這些人民的筆跡，將都會直達蔣主席，中共代表和馬歇爾將軍的手裏，面對着這真誠的民意，不知真正操縱內爭與和平的人權者將怎樣處理！

看美國電影所感

在戰爭中和戰爭後，我們曾經看過很多的美國式的戰爭影片，我說「美國式」，這表示和蘇聯式的戰爭影片不同的意思，蘇聯在這次戰爭中也製作了些頗具所謂「娛樂性」的作品，但是和「水手爭風」之類的美國胡鬧片比較起來，蘇聯在戰爭中絕對不製作「為娛樂而娛樂」的影片，即使輕鬆一點的歌舞片如「舞台紅伶」，也是以仇恨敵人，提高士氣為主題的。

但是在這次大戰中，美國電影也產生了一些頗有特徵的影片，和上次大戰中的電影比較起來，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就是美國這一次製作了一連串讚揚同盟國軍隊和人民英勇抗戰的作品，如「日落」、「拂曉攻擊」的歌頌歌、一忠勇之家」、「多佛的白崖」的歌頌英國、「北極星」、「蘇俄之歌」（即戰地情侶）歌頌蘇聯之類，這些片子都強調了比肩作戰的同盟國人民和軍隊的英勇壯烈，製作態度也比較的嚴謹，至於對中國呢，以中國為題材的片子說起來並不很少，可是筆者見聞所及，這些片子大部分只是描寫了中國人的忍苦受難，和美國人的好施博愛，

琪泰妮的「中國女郎」，杜賓的「中國之歌」，故事的中心都是好心腸地救助中國人的美國牧師和看護，中國人呢，貧窮、孱弱、無可奈何地受人凌虐，而終於在後來得到美國人的援助的對象而已。唯一例外是魯道夫·史各脫主演的「工合」，寫卡爾生中校的學習八路軍精神，訓練游擊部隊，但這部片子裏寫的都是卡爾生部隊的訓練和戰鬥，關於中國游擊隊部分，祇不過是在演講中帶到幾句而已。

戰後製作的片子，還很少看到，美國雜誌上說，有人感到在戰爭中美國人把蘇聯「捧得太利害了，所以最近政府採取的對蘇強硬政策很難獲得大多數美國人的擁護，前天在「上海出版」的電影雜誌上說：已經有一位導演在計劃拍反蘇片子，那和「強硬政策」「原子彈外交」配合起來，好萊塢也許就要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交戰了吧。

藝·文·短·訊

上海 在緩辦慶員登記中，據說市政當局又要籌辦文化人登記了。

★詩人李嘉在印度待了四年現已回滬

★白楊入夏即赴平省親。

★中電劇團劇場問題已告解決，即將排演新戲。

★張家口成立了魯迅學會，由蕭軍、何幹之、歐陽凡海等負責，正在籌出魯迅學刊及舉辦魯迅文藝講演。

★延安民衆劇團正在排演「大家要和乎」、「榮歸」等劇。後者是反映邊區執行整軍方案與復員情形者。

話劇水關心的「新官上任」，是自應先生抗戰初期寫的劇本，反映漢奸的種種醜態和人民的反抗鬥爭。有著當年憤怒激動的氣息。演出還不錯，章曼蘋的孫大銀和羅蘭的小白菜都有色。可惜導演頗不統一，致使劇作本身的缺點突出了。

★光華的「國官圖」和黎聖的「山城故事」還繼續在演。賣座都不錯。

★卡爾生的「等太同來的時候」，是以一個家庭為背景，寫出淪陷區內反漢奸鬥爭的戲劇。主題是積極的，劇作與演出的技術都還不差，但看過後，總感到有點不滿足，那就是對觀眾缺乏一種內心的沖擊力。像喝了一杯淡開水似的缺少着鹽味。

電影「杜美的「納粹內幕」裏，納粹黨員可以自由地「訪問」，黨的區分都按居民分了紅藍白卡記錄言行起居，會使人聯想到「警備區制」和「特種身份調查」！而集中營的鐵頭則暴露了納粹非人性的暴行。導演把戀愛事件安排得妥貼，影片並不枯燥。

★金都「想入非非」，寫成人和孩子為了一條會跳舞的毛虫合夥拆夥，故事極有趣，各色各樣的人都被刺劑了。導演羅歷山大蘇爾有成就，卡萊葛倫的表情也深刻。

★金城的「納粹餘孽」，描寫納粹在解放了的比利時製造陰謀。它對納粹侵略者的殘酷，更表現了受害者鬥爭的人們真摯的愛。在千萬人的激憤下，納粹黨氣被刺死，令人激憤。

★上海的「粉碎暴日」是蘇聯出品的事實說明了華清暴日的罪惡，它用優秀的技巧來說明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和沒落。供給人許多有意義的史料。

★大華的「怪油畫」，讓藝術家探其劇，把恐怖和笑料合在一起。導演處理，攝影技術都不錯。威廉納爾和茂那洛埃的風度也許為某幾種業愛好。一隻叭兒狗也訓練得很靈。

★大上海的「泰山凱旋」不同於過去的泰山片，這裏泰山的對手變作了納粹的降將傘部隊，但只是換換頭腦罷了。

★南京的「漆軍之花」算是描寫海軍的生活，其實祇是戀愛遊戲。

★金門的「瓊瑤仙境」；用來號召的是宋雅潔尼的溜冰，溜冰也還是那些老花樣。

★新光的「露天大戲」分上下集。隱身術，新武器，大格調……雖然也牽連到國防，卻毫無現實意義。

★光臨的「卡羅布爾卡」沒看過的趕快去看，這是一部難得的好片子。





本欄歡迎各階層讀者，將你的痛苦、希望、要求、和奮鬥的情形，寫給我們，儘量速登。

災荒和內戰分不開

老百姓要的是永久的和平

編者先生：

多少天來，各報連續揭載關於各地災荒嚴重的消息，激動了交大同學廣大的同情心。我們不忍坐視幾千萬同胞遭受飢餓、疾病死亡的襲擊，我們要竭盡棉薄，給以援手。然而，使我們大惑不解的是，為什麼一方面幾千萬的同胞在嚼吃樹皮、草根、泥土、甚至人相食，另一方面，所有可以運送糧食、藥品以及其他物資到災區去的車、船和飛機，却都被命令了把這些東西運送到內戰的「前方」！更不解的是，為什麼多少人在叫「救災」，但對每天要直接以炮火殺死無數的同胞（武裝的同胞就不是同胞麼！），間接更要

決的表示了他們的意志：救災同時必須反對內戰！十五天的停戰只有兩天了，這兩天的時間太短促了，究竟兩天以後的中國是個什麼局面？這個問題要我們自己來回答！現在交大的同學起來了，全上海的同学也起來了，我們的答案是：「我們要和平，永久的和平！」

吳堅上 六月十九日夜

不願開赴東北殘殺同胞

突擊總隊要求退伍

總代表羅蔚天服毒自殺

編者先生：

覆炮響過以後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個月了。這十個月的日子對於我們，真比十年還要來得難挨！我們這批駐紮在昆明近郊岡頭村的陸軍突擊總隊的年輕小伙子們，天天在盼望着復員，我們曾做了多少個不同的美麗的夢啊！我們有的做夢回到了家鄉，像孩子一樣的投入雙親溫暖的懷抱，有的做夢回到了學校，和闊別多年的同學們一同學習、嬉戲；有的做夢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重新拾起原有的技能來為建設新中國出一分力氣！

可是我們的夢境却為內戰這個惡魔的黑爪所撕碎了，……這里我所記述下來的一幕悲劇就是最好的例證。

這個陸軍突擊總隊是當局在抗戰末期才組成的，目的在建立新式兵種傘兵，起初有美軍在此幫助訓練。我們中間，有的是在所謂「青年從軍運動」中被騙來的，有的是從其他部隊中挑選來的，成份最多的是學生。我們在這裏，與其說是軍隊，倒不如說是一羣被監視的囚徒。物質生活的苦不必說，頂

製造出更無數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災胞」的內戰不加以有效的制止！在十三日我們的學生自治會召集的各社團和各級代表的會議上，表示了對於這種現象的無限的憤慨，認為救災必須同時反對內戰，因為內戰不但阻礙救災，而且是在更大規模繼續造災的禍源，並決定成立「救災反內戰大會」。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居然有人反對這個主張。有一種奇怪的反對這個主張的辦法，就是說這個會議「不合法」。不要說這個會議是由學生自治會負責召集的，因而也就是「合法」的；縱使不是學生自治會召集的，而是同學自動組織的，在蔣主席宣佈了四項諒解之後，也是「合法」的；更何況這個會議的決定正符合極大多數同學的意志！

內戰。如果我們只是空言救災，却對阻止救災，而且正在更大規模地製造災荒的內戰不加反對，不謀制止，甚至避而不談，這不是等於緣木求魚麼？如果一方面嘴裏講救災，另一方面却反對反內戰，這除了是「純假」的「熱情」而外，還有什麼「純真」的「熱情」！尤其奇怪的是說如果反對內戰就要被人利用，那麼我要說，好的，什麼人要「利用」反內戰，那麼你就盡量「利用」吧！反內戰的力量是越大越好的。我們所最害怕的是你要利用我們不反對內戰，利用我們贊成內戰，或贊成「做亂」，以致造成更廣大，更可怕的災荒！而這就是那些反對反內戰者（不管他們的說法如何）的真正用心所在！

然而，交大的同學認識得太清楚了，他們再也不會受欺騙了，學生自治會為了鄭重起見，於十九日舉行了一次全體同學的總投票，來決定究竟只是單純救災還是救災而且反對內戰。當天晚上開票，開票的結果，怎麼樣？交大同學終於再度明白，堅

還有更奇怪而用心更加彰明昭著的反對

這個主張的說法。他們說，救災就救災好了，何必反對內戰？救災是出於純真的熱情，反對內戰就要被人利用了，然而事實是太明顯了，正是為了救災，正是為了能真正把災救了，我們才要堅決的反對

難堪的就是精神上的統制，我們沒有寫信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讀書讀報的自由，一個不滿千人的部隊，專用來監視和管制我們思想行動的時務人員，就有兩百多人，在這樣四面都有眼睛和耳朵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一言一動，都有人作紀錄，爲了怕擾事起見，我們便只好做不作聲的寒蟬了。

但是「復員」給我們帶來了勇氣和希望。我們可以把自己受過的苦處都拋掉，只要給我們早日復員，有時我們會悄悄的安慰自己：「復員了，離開這裏，我們要重新做人！」

等呀等，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復員的消息一點也沒有。爲了要復員，我們顧不得身處危境，幾次上書請求，得到的是沒有答覆。

最近，關內關外，瀰漫着內戰的煙火，一個消息傳來，要我們開赴東北，去打自己人。這個消息使我們發了瘋，我們天天盼待的是這樣一個好結局！我們在抗日戰場上，沒有和日寇較過身手，但現在却要我們以經過美軍訓練的技藝，去殺殺同是中國人的弟兄！

我們寧願死，也不願去東北，我們推了代表去向上面交涉。不料總代表顧鈞天竟爲此事而被當局軟禁禁閉起來，經過了嚴刑拷打，經過了威逼利誘，在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顧鈞天君被迫服毒自殺了。在他留下來的絕命書中，他痛心地向自己「曾在二〇七師當兵，六七月間身上還穿着破棉衣，每天忍飢挨餓，因此曾得到某倉庫「搶米」的往事。又寫着當初參加突擊總隊原是滿懷壯志，誰知入隊以後，「當局完全抹煞從軍青年的身份，辱罵打殺，禁閉開除，釘梢監視，暗害失蹤，……種種特務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我是請求退伍的代表，而當局就認爲我是他們最大的障

礙，一定要毀滅我而後已。」又說：「……我是在極大的壓力下被迫而死的，我是在忍無可忍，吞食毒品以死相爭而死的，我是爲我的前途絕望環境黑暗而死，我是爲全國士兵爭取復員，不爲內戰犧牲而死的。……」

他的遺書真是一字一淚，我們讀了他的信，誰都覺得悲憤填膺（除了沒有心肝的人以外），我們的總代表雖然死了，但是我們一定要繼續他的遺志，反對內戰，決不作內戰的犧牲品！

桑玉上 五月二十日

和平建設是

平抑米價的根本辦法

三十七家米商表示對於上海米價的意見
編者先生：
我們是卅七家小米商，對於最近時局及上海米價我們憂心如焚，特聯合發表意見如下：

一、中國糧荒問題，雖係戰後嚴重現象，但其深刻化是內戰造成的。內戰不停止，軍糧不停征，糧荒問題不會減輕，米價不會跌落，故當前首要問題是停止內戰，停止軍糧。只有進行和平建設增加農業生產，才能根本挽救糧荒。

二、造成糧荒第二個大原因是糧官的作祟，上海糧官的大舞弊案完全證實這一點。因此要求嚴懲楊錫志，汪達人等又是糧官又是米奸的收類，根本取消耗費公糧增加人民負擔的糧政機關。

三、所謂「只准跌價，不准漲價」的管理米市的辦法是動聽，但是不合合法的。如果通貨濫發，百物價漲，如果軍糧要征，產地來源稀少，如果

工業品價漲，農村產品勢必跟着上漲；因之沒有理由硬壓米價不准漲。如此做法，只是捨本逐末，不去懲辦真正米奸，而是懲罰廣大正當糧商，是完全不合理的。這樣可能促進變相黑市米價，並造成內地米不來上海的糧荒，更陷上海二千餘家糧商，萬餘米業從業員，以及上海三百餘萬市民於死地。

四、我們以爲平抑米價治本的辦法是停止內戰，停止低價強征軍糧，停止田賦征實。治標的辦法是取消耗費公糧的糧政機關，公佈糧政局存糧，實行平賣。糧部已經定購的軍米，平售米店，以應民需，由工商團體推舉公正人士合理監督米市場。

五、我們的口號是：

- (一) 反對內戰！和平才有飯吃！
- (二) 停止徵購軍糧！反對田賦征實！
- (三) 反對亦有亦好的糧政官！
- (四) 嚴懲楊錫志、汪達人、任星崖！
- (五) 平賣糧政局存米及所定洋米！
- (六) 要求合理管理米價！

三十七家米商上
六月十五日

更正

上期本刊「論當前的中國經濟危機」一文，即第十二頁下欄第十五行「一千三百九十一萬九百一十一億」應改爲「一三、九一三、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欄第廿四行「一千三百九十四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億元」應改爲「一六、九一三、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第廿五行「九九五、九九三倍」應改爲「二、〇八一倍，特此更正。

